

23

镇平县文史资料

第七辑

(纪念镇平解放四十一周年专辑)

89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文史资料研究室编
镇平县政协文史委编

目 录

- 镇平第一次解放概略 王清方供稿 (1)
镇平第二次解放简况 王清方供稿 (3)
解放侯集 谭 坦 (5)
大榆树之战 师淼波 (8)
晁陂战斗 王清方整理 (17)
晁陂战斗中的红二连 王清方整理 (21)
周堂之战 王清方供稿 (27)
孙庄战斗 秦元庆整理 (30)
回忆靳营追悼会 林獻麟回忆 王清方整理 (32)
中原突围部队路经镇平简况 刘学田 (35)
风采照后人 王清方 李范云 (45)
背叛地主阶级家庭为革命献出生命的赵子万同志
..... 谭 坦 (51)
郭岸生烈士就义前的一段过程 张子录回忆 (54)
镇平解放前夕见闻 张子华 (56)
镇平县城解放见闻 吕金典 (58)
虎穴送信 仵华甫口述 丁保福整理 (61)
巴掌一纸释政权 丁保福 (63)
劝王金声投降信的传送经过 袁子健 (65)
镇平教育工作的新起点
——记1949年寒假中小学座谈会 王德庆 (67)

镇平解放初期(1948年5—12月)的大后方

- | | | |
|------------|-----|-------|
| ——高丘区 | 刘承显 | (72) |
| 镇平今昔 | 吴国琳 | (79) |
| 在镇平一段工作的回忆 | 王 正 | (90) |
| 镇平解放前后的回忆 | 赵汉三 | (111) |

镇平第一次解放概略

王清方 供稿

一九四七年八月初，我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下旬，陈赓兵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象一把利剑插入敌人的心脏。蒋介石慌了手脚，急调李铁军第五兵团，妄图依仗装备和数量上的优势，把我赶回黄河以北。

为消灭李铁军部，陈赓司令员，巧摆“牵牛”阵，以少量的兵力，把强大的敌人，牵入宛西伏牛山区，待敌被拖疲、拖垮后，一举歼灭。

十一月十四日黄昏，执行“牵牛”任务的13旅和25旅，从南召向镇平进发，并用各种手段给敌造成我军主力西向的错觉。但狡猾多疑的李铁军却踌躇不前，为“牵牛”上路，陈赓司令员电示13旅，坚决拿下镇平城。

镇平，是南阳通往内乡、西峡口的孔道，拿下镇平，南阳就失去宛西之天然屏障，完全暴露在我军的铁拳之下。

根据首长指示，13旅于十一月十六日夜，远距奔袭，兵临镇平，指挥所扎在城西北角。部队遂按原定部署，包围县城，布置火力。当时，我军的火炮还不多，为造成主力攻城的态势，把一般攻坚战舍不得用的重火器都集中用上了。

担任主攻的 3 8 团，用炸药包在城西门处，把城墙炸了个大窟窿，首先给敌人敲响了丧钟。

黎明前，发起总攻，刹时，城周围几十个司号员的冲锋号一齐响了起来，接着是震天动地的炮火急袭。成群的炮弹，飞落在城墙上、碉堡里，震垮了城楼，掀起了墙垛，炸飞了碉堡盖，激烈地枪声，密得象鞭炮厂着了火，短短几分钟，镇平县城便被笼罩在浓烈的硝烟与烈焰交织的火网中。城内守敌恐慌万状，声嘶力竭地向南阳呼救：“共军主力围攻镇平，几百门大炮，正向城上轰击，万望火速增援……。”

向以速战速决闻名的 3 7 、 3 8 团，迅即从四面攻入城内，短兵相接，打得敌人哭天叫娘，纷纷跪在地上，举枪投降。战斗很快结束。毙敌 50 余人，俘敌 1000 余人，守敌被全歼，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粮食和军用物资。

天明，我军在城内开仓放粮，扶危济贫。宣传队、民运组到街头巷尾，宣传党的政策……。这时，纵队来电说：“李铁军的大队人马，正急急忙忙地赶往镇平”。

当敌人气极败坏的赶到镇平城下时，我们的部队，已补充了弹药，吃饱了饭，睡足了觉，浩浩荡荡地西进了。

镇平第一次解放，为李铁军这头“牛”的灭亡，掘下了第一口陷阱。也为镇平土皇帝王金声的覆灭敲响了丧钟。

镇平第二次解放简况

王清方 供稿

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原野战军根据军委“首先夺取宛西之邓县、镇平、内乡、淅川四县，然后出汉水”的指示，以三纵、四纵、华野和桐柏军区、陕南军区等武装为作战主力，发起宛西战役。五月初，陈赓兵团，从南召出发，百里疾进，入宛西，司令部扎在镇平的石佛寺。

二日晨，11旅32团包围镇平县城，31团包围侯集镇。镇平守敌是国民党13绥靖区司令王凌云派出的700人的加强营和镇平民团副司令王天赐亲自指挥的正规民团第一团，加上千余人的乡镇武装共3000余人，他们妄图以城高壕深、粮多弹足的优势，与我决一雌雄；侯集镇是民团司令王金声的巢穴，守敌是郑振武（外号老定锅），冀星斋两个团、司令部的特务营、老一营和学兵团。寨内遍布碉堡群、地雷群、迫击炮阵地，工事坚固，防守严密。

二日下午，根据守敌兵力部署，我亦调整阵容，13旅主攻镇平县城，11旅包打侯集镇。

三日拂晓，我军发起攻击，担任主攻县城的13旅37团，用迫炮炸毁城东南角的“魁星楼”，但敌人借助“魁星楼”下的暗堡，垂死挣扎，加之城壕水深，使我攻击部队

受阻，阵地指挥员立即决定，扒掉城东南角拦河坝放水，敌人拼命死保，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与此同时，围攻侯集镇的11旅31团，以东面作为突破口，实施火力，向内突击，守敌接连向北突围，均被我迎头击回。敌人在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向南阳呼救求援。南阳守敌王凌云，慌派第9师20团、64旅190团，增援镇平。当援敌进抵镇（平）南（阳）交界的王村铺时，我支援部队已扒掉潦河桥，阻敌于潦河东岸。此时，作战部队，也奉命停止攻击，巩固阵地，准备阻击增援之敌。是夜，华野纵队，增援侯集镇，11施挥戈镇平，一举攻下西关。四日拂晓，31、32团，连陷东、南二关，迫使敌退缩城内。十八时，发起全面进攻，37团根据镇平县委供应的情报，利用城东北角的一条深沟这一有利地形，发起猛攻，守敌支持不住，一部夺路逃窜，一部被击溃逃散。五日凌晨，我各路人马，拥入城内，对残敌展开剿捕。敌团副苏相林带2营5连缴械投降。俘敌500余人，镇平第二次解放。侯集之敌，在我炮火压力下，于四日夜，打开西门逃走。五天亮，侯集宣告解放。镇平县委派王心清同志带工作队赶赴侯集，协助部队缴获粮食六万斤，各种枪支一千余支，子弹数百箱，生俘敌军械处长姜慰三和民团司令王金声的小老婆刘大姐。

民团司令王金声苦心经营多年的巢穴，曾被蒋介石誉为模范区的镇平大地，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解放侯集

谭 坦

一九四六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阴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连战连捷。位于宛西的镇平侯集，民团司令王金声及地方土顽，妄想搞个铁壁的巢穴，以对付新的战争。自一九四六年夏至一九四八年春，王金声强征禹廷镇、华安乡的33个保的民工，每天出动三千余人，修筑侯集防御工程。以分段包工，强令自带茶水、干粮，派刘勾蛋等七人巡回监工，稍有消极怠工，草率从事者即遭毒打，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时间修起了各种防御工程。寨墙铺底五丈宽，三丈高，顶宽七尺，顶上有四尺高的揽马墙，墙内能跑马，可容三人并行。东西南北各有城门楼，楼下能行车辆，上有枪眼，瞭望孔，四周有七个炮楼，各三层，层层有枪眼，炮楼与炮楼之间加修碉堡。每个碉堡上各有三只枪眼，街中心周家巷修有指挥楼。司令部院内，还有炮楼，街西北角修一堡垒，堡垒之间有曲折的通道。城墙外有深壕，壕外有树枝摆的鹿寨，树枝梢削成尖朝外，鹿寨外遍布地雷。街东门外及街西南山陕馆各修一个瓮城（群众叫夜壘寨），只有通向街内的一条路。寨内库存弹药、枪炮、粮秣、被服，足够长期固守之用。顽匪得意的说：“任

你解放军怎样会打仗，对我侯集也是望洋兴叹”。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夜，中原野战军4纵31团，进驻侯集。周围的村庄形成对侯集的包围圈，守敌是司令部及2团冀星斋，3团郑振武两个团，特务营、老一营两个炮兵连、学兵团等号称两万一千人。工事坚固，防守严密。上午八时，我军开始进攻，从西寺洼道中出击。敌人发现后，以火力制止我前进，从此时断续打了一天，黄昏后，我军利用夜幕攻城，敌军以火力防守，阻挡我军前进。炮声、地雷声、喊叫声，密密杂杂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军利用张坑村的隐蔽地形攻城，被老一营挑选的敢死队赤膊上阵，截阻我军前进，同时敌军拆除了张坑的民房。我军从唐家进攻，被王天凯带领的敢死队挡住道路，敌军又拆毁了唐家的民房，我军从楚家进攻又遭敌人截击，这样紧一阵缓一阵打了一天。夜间，我军从赵河岸通往小东门洼道进攻，敌人并拢四辆汽车的电灯照明，以火力制住我军前进。5月3日，华东野战军十纵某部接替中野4纵31团，利用赵河西岸的隐蔽地形，修筑通往寨墙暗壕，东南角一条，东北角一条，正东一条，强令各村群众献出门板，棚于壕上并用土覆盖，战士们用铁锹、十字镐忘我的筑工事，部队以密集火力作掩护。敌军也在侯集东寨墙上加强兵力，集中火力，派出敢死队，这样激战一昼夜。5月4日下午，邓县解放后炮兵也来助战，是日下午，我军由姜庄西北角挖条通往侯集南门的闪电式战壕，眼看就要挖到南门外，敌军在寨墙上轻重机枪、步枪、迫击炮向我战壕齐放，又派出敢死队身带手榴弹向我阵地扑来，双方展开了肉搏战。这次战斗我军伤亡较重，后来埋在易营烈士墓的同志，大部分是牺牲于此的，最后有四名战士

被敌人捉去。攻城大战仍在激烈地进行。

四名战士被带进侯军司令部，王金声问：“你们是那个部队的，不怕死吗？不知道我们的力量强大吗？”四名战士昂首挺胸异口同声回答：“我们是华东野战军十纵队的，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队伍，侯集周围二十里以内的村庄都驻满了人民解放军，我们是先遣步兵，大部队和炮兵还没有到来，我们先解放侯集后解放南阳，你们被包围了，你们就是把我们杀了，也挽救不了你们灭亡的命运。你们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王金声又问：“你们的兵力，哪边重，哪边薄？”四名战士回答说：“侯集以东兵力最重，侯集西南部兵力较薄些。”（实际我军这里火力最重）王金声一听，凶焰大煞，心想：“这几个人不能杀而且要放，给我留条活路。王率南叫我投降张轸，事到如今谁人来顺说呢？坚守下去，死路一条。”焦急得如坐针毡，就秘密差人把四名解放军战士送到寨外，又向南阳王凌云发电报：“子弹打完啦，怎么办？”王凌云回电说：“坚守不下去，就来南阳吧！”于是王金声下令：“灌满子弹，用饱晚饭，放弃侯集，轻装突围。”当天夜间我军从东南北三面发起猛攻，杀声震撼天地。王金声带领民团残部，打开西门，经山陕馆、许营、曹窝、姜老庄、田寨、青华等地逃窜南阳。一路上经我军接二连三的截击，敌军失掉联络，一股一股的掉队，号称二万一千的民团，投奔南阳后只剩八百多人。至此侯集战斗结束。

大榆树之战

——国民党保安第五旅复灭记

师森波

我受老同志们的委托，把大榆树战况回忆整理出来，献给镇平解放40周年以表纪念。为此，我访问了一些参战的老同志，老首长和政方曾参加过这次战斗的有关人士，还两度奔赴大榆树，访问昔日曾目睹战况的群众进行回忆，整理出这篇回忆资料。由于我本人水平所限，加之年深日久，错漏之处请读者提出补正，使资料更臻完善。

1948年宛西解放后，镇平成为面对南阳守敌的前沿阵地。败栖南阳的团阀、土皇帝王金声主力民团尚有三四千人。依仗国民党正规军王凌云的实力，扯起保五旅的旗号，以地方潜匪、土顽为内应，不时派兵窜回镇平境内烧、杀、抢、掠，反动气焰十分嚣张。1948年10月19日，保五旅副旅长王耀斋（旅长王金声），率两个团进入彭营以西的倒座堂一带骚扰，抢夺财物、强拉民伕，闹得鸡犬不宁。

驻扎在内乡马山口的解放军，获独一旅39团侦察排关于敌情报告，经深思熟虑后，决定采取行动，诱敌于镇平城东12里之大榆树，打一场围歼仗。这里位于伏牛山南

麓，周围丘岭起伏，好似一个大盆的盆沿，该村位处盆底，易攻难守，是打围歼战理想之地。“兵贵神速”，司令员黎锡楨同志，于接情报的当天（19日）亲率警卫连向大榆树挺进。同时，命令驻在内乡城西丹水街的39团团长韩显良，政委李继太率部疾进；又令刚在贾宋结束战斗宿营晁陂的武工大队长李铁同志率所部700余人，疾进待命。当晚，39团和武工队，按时到达大榆树北的常营、付营一带，抢占有利地形，隐蔽待敌。

所有武装归黎司令员统一指挥。县大队警卫连、城关区干队、大榆树区干队，冒雨出发执行诱敌任务，翌日凌晨大雾弥漫，于彭营和敌先头部队接上了火。敌傲视衣著不好，武器不佳的对手，狂呼乱叫，猛扑上来。战士们在浓雾掩护下，打打退退，退退打打，诱敌向大榆树这个口袋内前进。在距该村正南三里负责联络的大榆树区副区长赵阶枫向部队首长作了报告，诱敌部队继续牵敌入瓮。敌追我退，敌停我打，边打边退。保五旅发疯般猛扑穷追，决心吃掉我军，终于一头钻进大榆树石头寨这个口袋内。

保五旅副旅长王耀斋，时年40岁开外，行动利落，原籍彭营乡柳叶人，行伍出身，久经沙场。原系国民党将领张轸的警卫连长，继升营长，后至团长。当国民党政府大厦即将倾倒之际，张轸任河南省主席，委任这位亲信充任保安第五旅副旅长。进入石头寨后，他没有麻痹大意掉以轻心，立即察看地形，进行紧张的布防。这个石头寨全系块石砌成，厚三尺、高八尺。沿寨墙掏了数不清的射击孔，摘去寨内居民所有门板沿墙架起来，便于瞭望、射击、投弹；占据寨内所有碉堡，居高临下，修筑重机枪阵地和工事。寨外也严密

布防，占据有利地形、地物，东寨墙外300米处隆起两个像乳房形的土冢，底如小场高约7米，居民称它为南疙瘩、北疙瘩，在此筑两个重机枪阵地，掌握制高点。看来，固若金汤。

解放军黎司令员指挥39团一营从东、北包抄，二营由西、南合拢。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包围。

敌副旅长王耀斋见势不妙，一面作垂死搏斗的准备，一面向南阳呼救。南阳派内乡、淅川的肖团、白团，镇平的王金耀团和王天耀团驰援。

黎司令员在距石头寨东面二里许的黄栎树指挥。我分区武工大队辖4个中队，一个便衣队。每一中队拥有3挺轻机枪，共计700余名指战员，战斗力较强。因刚在贾宋战斗下来过于疲劳，令在付营北休息、隐蔽、待命。39团的两个营发起攻击。20日上午11时攻击开始。我健儿们依村西河岸作掩护，和村东南高地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火力向敌射击。同时，村北面勇士们的枪声也吼叫起来。开始收网了，石寨四周刹那间枪声、炮声顿起，敌人晕头转向。

此寨只有南北门，没有东西门。东寨墙下有一拱形大洞可以流水，内边设一重机枪阵地。这个拱形大涵洞遥望酷似东门，我以此为突破口开始冲击。加之，东寨外两个乳房形的土冢上的两挺重机枪交插火力，虽经数次猛冲，均未奏效，且有伤亡。我一营长阎晓云同志怀着战必胜，攻必克的信念，在火力掩护下，身先士卒率队迂回前进，不幸牺牲。

一营炮兵排，迫击炮支在距寨二里黄栎树岗，炮兵们情绪激动，士气高昂，为打开东面缺口接二连三猛烈发炮轰击。炮手们打红了眼，不慎出了事故。一装弹手匆忙中误将弹

头装颠倒了，一声巨响炮身也被炸开，当场死 3 人，伤 6 人，损失了一个班的兵力。

东面突破代价不小，也未能克。后改由北门突破。北面由于面对解放军，寨墙挖射击孔也最多，人员和武器配备也较精良。当我军强攻时，射击孔内轻重火力全部迸发。在硝烟弥漫，弹片纷飞中，勇士们争为河营长报仇，义愤填膺，奋不顾身。寨内扔出落地后咝咝作响正在冒烟的手榴弹，有的被眼疾手快的勇士们抓起来又摔进去。总攻开始了。寨四周围里里外外炮声枪声大作，我十余名司号员的冲锋号声也响彻云天。12门迫击炮，18挺重机枪及全部轻重火力一齐打向敌人。和石头寨的枪炮声混为一体，响彻长空，震慑敌胆。寨外据点之敌开始龟缩意欲凭借石寨墙负隅顽抗。

向以“战口硬”著称的保五旅团长老钉锅（郑振武）气急败坏的派出督战人员，高声吼叫：不论谁退下来都不行，营长退下来也给我就地枪毙。一督战军官到西寨墙下，对畏怯缩头暗放枪的团丁吼道：“下来！怕死鬼！”他跳上架着的门板向寨墙外刚一探头，唉的一声就翻身跌下来中弹身亡。另一督战副官手提匣枪刚出南门就被撂倒在地。

寨破危在眉睫。敌向南阳呼救，十万火急。此刻，镇平民团副司令兼团长王天赐率部慌慌张张由南阳出发，已抵遮山。黎司令已预料到石寨之敌危急时，南阳之敌必然沿公路快速增援。因之，抽调一部兵力在遮山东麓有利地形设伏。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即被我军痛击，仓惶回窜。

此时，寨内之敌“困兽犹斗”，顽抗待援。我主攻北门虽然突击进去，但又被压了出来。勇士们同仇敌忾，愈战愈勇，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前仆后继，终于突了进去，此役被

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的李春茂排长，手执轻机枪猛冲、猛插、猛扫，敌人纷纷倒下。事后，他在介绍战斗经验，在所组织的报告会上说：“越怕死畏缩越危险，我冲在前头，插入敌群，我连点皮也没有擦破（该同志后过江作战仍健在）。我军涌入石寨后，敌惊恐万状，像炸了群的羊，妄图弃寨南逃，纷纷挤向南大门和南角门。我军随即按原设计网开一面，以便驱敌于寨南一片开阔洼地歼灭。

突进北门的时刻，在付营北休息待命的武工大队长李铁同志，率一支60余人的突击队冲了进来。一瞧，已打乱建制的敌军乱作一团，为夺门逃命，人群拥挤更难快速逃出。我军一面高喊“缴枪不杀！”一面对只逃不降之敌射击。敌人成片成堆倒下，尤其是南门和南角门处，血流遍地，死尸成堆，血迹凝结一指多厚。后逃之敌踏着血泊、踩着尸体，争相外逃，李铁大队长在南寨墙内生擒了敌团长老钉锅。敌营长刘荣奎也在混战中被击毙。

敌人挤出南门。从寨西300米处跃身上岸的战士们对敌猛烈射击，毙敌甚众。寨东、南我军已占据高地，逃敌插翅难飞。只有正南的网口无阻力，这里是一片低洼开阔起伏地，我东、西、北三面伏击待敌的战士，一齐对敌射击，遍坡尽是死伤之敌。尤其是翻东西长沟隆起陡坡处，敌群完全暴露。子弹尽由背部射入，尸体和伤兵横七竖八。我军追击残余逃敌十多里，发现有援兵迹象，遂停止前进，即清理战场，凯旋而归。石头寨内农民高长德回忆说：“八路真是能，人家不撑了！”

增援之敌确实来了，南阳派来的肖团、白团和王团三个团。其中，王团是镇平县常备民团第一团。团长绰号叫王冒攀，大名叫王金尧。驻防在南阳市偏西南的潦河街作外围。

10月20日晨正是我军团团围困住石头寨水泄不通的时候，他接到紧急命令：火速增援保五旅，跑步前进。他们虽没有跑步，倒也是急行军。行进至彭营街，有的喝上几口茶，有的还没有顾上喝，就匆匆忙忙继续向大榆树方向挺进。下午4时30分，队伍到达距大榆树正南五里的观上（村名）时，激战的枪炮声已停。团部进入观上三间庙内后，王冒攀向正北方向一瞧，望远镜内清晰的看到：侵犯大榆树的保五旅官兵如漏网之鱼，纷纷南逃，溃不成军。而他所率的这些团丁，都是强迫入伍的新兵，年令大部都在30至40岁之间，总想寻找机会逃遁，毫无斗志。这一点他王冒攀心里十分清楚的。前进接火，无疑是驱羊群入虎口；后退南撤，又失去增援意义。为了向上级交差，命令炮兵将两门八二迫击炮支在团部的东山墙边，向大榆树村连发几炮，算完成了增援任务。随即拔营撤退。当晚宿营在彭营街。

和王团同时来增援的浙川、内乡的肖团和白团，和其它增援队伍一样，都为了确保实力不丢官位，虚晃几枪向东南撤走。其中一股向东南逃窜之敌，800余人，又落入我预先布置在遮山东侧39团三营所设下的伏击圈。经过激战，俘敌400余人。

总之，大榆树战斗，既是一个布袋战，也是一个围歼战。此役战果辉煌，缴获排炮四门、重机枪7挺、轻机枪9挺，步枪千余支；毙敌营长刘荣奎以下官兵700余人；俘敌团长老钉锅以下官兵600余人，保五旅全军覆灭。

敌团长王冒攀宿营彭营街的翌日晨，对其亲信护兵陈国典说：“看看王旅长去。”王副旅长耀斋昨日一败涂地，藏在红薯窖内侥幸漏网脱逃，于当夜12时狼狈支身遁回。与

其收容的残兵败将住在彭营衙一家院内，当王冒攀跨入大院迈进正房，走近一瞧：王副旅长浑身沾满泥灰，躺在床上，满面愁云，不声不响，老泪纵横，虽经抚慰与慰问，也一言不发。

王冒攀面对此情此景，回想起了他对不起他的事：他仗副旅长的权威，收缴了该团的精良武器，尤其令他心疼的是：收走了他三挺“马克沁”重机枪。这使该团的战斗力骤然下降，简直是不顾他是否能再活下去。自此，他与他思想之间挖下深沟，垒起高墙。他恨不得他在激战中被俘或死去，面对一直流泪不语的王副旅长，王冒攀打算起身告辞，他安慰道：“胜败兵家之常事，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这触动了他的心事，忘记了在下级面前旅长的尊严，突然失态哭出声来：“我将人、枪丢光啦！下一步咋走啊！”他在说肺腑之言，王冒攀在应酬着，问询着，敷衍着，最后退出。他在回团部的路上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说给护兵陈国典听：“昨天，咋不将这个混帐东西打死！”死，那是后来的事，南阳绥靖司令官王凌云率部南逃时，他跟到襄樊市的双条铺，与我军激战中负伤，后到汉口医院治疗时死了。

“国军好，国军好，朴陈尼线都拿了；八路害，八路害，金银财宝都不爱！”这是当时流行的歌谣。也是对国民党军掠夺群众，和我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以及热爱人民的写照。当敌人刚逃窜，寨内群众视我军为亲人，都陆续返回。匆匆清查被打败走的门板，徨徨寻找未卜生死的家人。倒地的激伤兵虽遍地哀号着要水喝，他们也无心顾及了。激战的次日群情稍定，有群众以慈悲心肠对伤兵送点茶水。佃农高老太太还踏着血迹和尸体，出南门给西峡口一个倒地的重伤